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梨園外史 第十八回 郝蘭田捨短用長 餘三勝能文善武

話說三慶班平白跑了個效力角色，管事人少不得回了長庚，向譚、何兩家追問。叫天急得眼淚直流，實不知情，侯氏也不知丈夫的去向。侯老兒乘機來勸他的女兒改嫁，侯氏言辭決絕，侯老頭喪氣而歸。那何九素來同他父親何老旦不對，父子之間如同陌路一般，益發不曉得何九的蹤跡。

管事人對長庚道：「這兩個娃娃，膽子忒大，請老闆報廟，把他革出梨園。」長庚道：「不然，望重兒那個孩子實在是個可造之材。他這一跑，準是到外台子弄錢去了。何九和他同時不見，當然一齊走的，我猜必是望重兒主謀。果然是為吃飯的事，沒有奸拐等項劣跡，將來有那水落石出，回京之日，依舊叫他搭班。三年出一個狀元，百年出一個好唱戲的。我是替祖師愛惜人材之意。你們可出個牙笏，說老闆因規條不謹，走失效力二名，重訂班規，再有人效尤，必定革除。諒誰也不敢再跑。」盧台子道：「老闆真是愛才如命，劉玄德留呂布於徐州也不過如此。」長庚含笑點頭，管事人只得依言辦理。次日，譚、何兩個老旦，都到長庚寓所來叩頭道謝，長庚倒著實敷衍一番。

二人去不多時，跟包人來回道：「有位郝先生說是老闆同鄉，也是潛山人，並且也是唱老生的，新從家裡來京，在門前求見老闆。」長庚道：「準是藍田來了。」吩咐快請，跟包答應出去，把那郝藍田請了進來。長庚和他見禮已畢，分賓主坐定。長庚問了些家鄉的近況，並向藍田到京何事。

藍田道：「我是餘三勝邀我來幫忙的。我的女兒，早許了王彩菱，這次帶來畢姻。我已到京好幾天了。」長庚道：「王彩菱莫非是怡雲堂的老闆，號叫絢雲的嗎？」藍田道：「正是。」長庚道：「他在四喜班裡唱崑腔旦角，正當年兒，倒是極紅的。」藍田道：「他的扮相很好，簡直是個大美人兒，唱的也好，堂子裡生意也下的去，只是脾氣冷一點兒。我聽說有個舉人老爺，叫做王恩潼，又有位做中書的謝嵩如謝老爺，都有他的閒話。那位做知縣的溫淮清和福建的那個李家瑞，都同他不錯。明大人的少爺文大爺，也待他甚厚。他卻也短不了和人使小性兒，除了文大爺，他還不敢得罪的太苦。這也不大合適。」長庚道：「唱旦的原與我們不同，本來應當和氣生財的。只是令婿品格還好，輕易不與人家拉攏。他前次還給我弄了個徒弟來，外號叫孫大個，在安徽軍營裡混過，也在這兒票房裡吃過幾天九子。我聽了嗓子還好，但是連唱帶帶身份羊毛的厲害，全不是這裡頭的事。我怕砸鍋，到今日還沒叫他出台呢！並且他愛說大話，一張嘴就是某大人某老爺是他的朋友，其實卻不相干。那天遇見一位山東老爺呂海環，他就叫人家大哥，也不像話。這要遇見挑剔的主兒，有點吃不了。令婿既同他相好，應該勸勸他才對。」藍田道：「不錯。這個孫某，我也曉得，從前同咱們行裡的王小玉，一塊兒到的咱們安徽，怎麼好好的官不做，要吃咱們這碗飯？據說這宗行為是不大得勁兒，且等我們姑娘過了門，我再叫絢雲去勸他。如今他既算這門裡的徒弟，你老也可以責罰他的。」長庚搖了搖頭，不說什麼。兩個又說了些話，藍田忽然笑道：「方才你老說睜著眼蒙事，我新近學會了一件蒙事的能耐，不是睜眼，倒是裝瞎。」長庚道：「這又何難？只消閉了眼，就算裝瞎。」藍田道：「不！不！我這裝瞎卻是與眾不同。」說著把眼往上一翻，果然白多黑少，看不見他的瞳仁，如同真正瞽目人一般，長庚連聲喝采道：「你這本領，是從哪裡學來的？妙得緊。妙得緊！將來再唱瞎子戲，只怕要算你第一了。」藍田翻了好一會兒，方將眼珠轉正，笑道：「我這本領，是自家揣摩出來的，並沒有人教。」長庚道：「唉！其實我們戲舖裡的老前輩，原有這一家傳授，可惜被現今這一堆京棒槌給弄迷失了。」藍田也深為歎息。

看看天晚，藍田告辭待走，長庚道：「你忙怎的？且見一見我的兒子，再行不遲。」藍田驚訝道：「你老幾時娶妻生子？你老這兒子今年幾歲？我是你老嫡親同鄉，怎麼連個信兒也不曉得？」長庚道：「你不必管，反正我不曾娶妻，就有了兒子。」便叫跟包的：「把壽兒、和兒都給我喚來，說我在前廳叫他們見客。」跟包答應進去。藍田道：「你老怎就會有了兩個兒子？」長庚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因聽同行相勸，撫了一個兒子，喚作壽兒，學名叫章甫。那是延四爺說起古話來道：『從前週公、孔夫子那幾位聖人，都不許人養異姓為兒，怕亂了自家的宗支。聖賢爺收留義子關平，也因他原就姓關，五百年前是一家。』我因此又把我本族兄弟的兒子過繼了，取名章瑚，小名喚作和兒。兩個孩子，來的時節就不小了，我短給你信，所以你不知道內中詳細。」藍田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說呢，你老哪裡生的這樣快的兒子？」少時跟包引著二子走入，俱向藍田見了禮。站了一會兒，長庚叫他們退出，對藍田道：「將來我受兒孫香火祭祀，准應在和兒的頭上。」藍田道：「那也不見得，這位大少爺，雖是異性，如今總算程門後代。等你老成了神，他焉敢不把你老立祖？」長庚道：「那不相干。我在延四爺那裡，遇見一位新翰林老爺，是個宗室，稱呼是昆。這人專能聊天兒，最有本事說鬼。我聽他說。乾隆年間大才子紀中堂，有套什麼書。那裡面有個典故，是一個宮抱養了屠戶家的兒子。後來作官的死了，這位公子哥兒前去上墳，設擺祭禮。有個活犄角在旁，它們活犄角都是鬼眼，不論家神外都鬼看得見的。猛一開眼，看這家墳裡的官兒，將要受享，被個屠戶鬼搶了去了。可見異姓的孩兒得不著他的祭的。」藍田道：「你老這話，只好存在心裡，不說也罷！」長庚道：「怕什麼？我便當著壽兒也是這等講。他吃我穿我，日後承受我，決不敢作張繼保。要知人情都是勢利的。那個張元旭，要不是夫妻都落在乞討之中，只要手中有幾錢錢，諒那張繼保也不敢如此。非但不敢，還有些不肯呢！」藍田大笑道：「這真是實話。」遂辭了長庚，出門而去，回了自家的寓所。他因要發嫁女兒，帶著家眷，所以不住春台大處。

次日，戲園派了他一出《天水關》的孔明，派姚四配個趙雲。姚四道：「誰的韓德？我得同他對一對。」管事人道：「不帶《鳳鳴關》，哪裡用什麼韓德？」姚四道：「你真是條樹枯槎，連棒槌都沒做成呢，難怪郝德寶罵你們晚出雁。」餘三勝的兄弟餘四勝，正在那裡勾姜維，笑道：「該罵，要知《天水關》有韓德一個過場，和《鳳鳴關》不一樣，韓德也不是花臉，是老生行的。那出大《天水關》把《鳳鳴關》（屍下三個羊）在一處，那是票房裡的羊毛玩藝，成不了正果的。」管事人只得在老角色裡找了一個會韓德的老生，同姚四對了戲。大家捧著場，演了這出《天水關》。姚四看那郝藍田，身材不高，面目清瘦，活脫象那個譚金福的神氣，只是比金福蒼老，嗓音倒也清明。這出演來，也夠一個上中的品格，不能說壞。藍田卸了裝，向管事人道：「明天不必催我了，我唱這宗戲是不行的。」管事人道：「規矩是打三天炮，沒有一天就了的，再說您今日也不曾砸，何必不唱？」藍田道：「我有我的道理，等我切實的捉摸幾日，再登台就是。」管事人只得由他。

當日各散。過了數日，藍田來見管事人道：「我從前本是老生老旦帶著唱的，我此次登台，唱了一回老生。雖然沒什麼不好，只是三勝、長庚人緣太重，我的身材不夠尺寸，這個行道，決不能享名。莫若簡直唱老旦，我的嗓子比那譚志道還強些，萬不至於一出《母女會》，噴人家青衫子一臉的唾味。」管事人道：「這也使得。好在郝先生原是兩門跨著，在安徽演唱多年，如今不算改工。也不消另拜老旦的先生，只請一請同班伙計，便可登場。大後日我們便要催戲了。」藍田道：「話雖如此，這一天的戲碼，我卻得自家挑。」管事人道：「郝先生哪一出拿手，只管說來就是。」藍田道：「《斷後龍袍》你看如何？」管事人有深知藍田本領的，便拍手道：「高！這一出保您上台准紅。」那些樹枯槎還在那裡猶疑，藍田已起身去了。到了日期，果然派了一出《斷後龍袍》，唱工念白，腔圓字正不消說了，只他一對裝瞎的眼睛，北京人從不曾見過，叫好之聲不絕於耳。郝藍田那天竟是大紅大紫，這一出底下是出小戲，下面便是三勝、喜祿的《探母》。

那出小戲看看將完，卻不見喜祿的蹤跡。這伙管事急得搓手頓足，搔頭不著，只得來同三勝商量道：「這場上的戲，剩下不多一點兒了，公主還不曾進來。您這光棍四郎怎麼兒唱《探母》？您看還是墊戲，還是著別人抵他這個角兒？」三勝道：「今天我沒下戲房之時，已經會著胡二老闆，他說他准演不誤，不過來得晚點。他那個人向來不撒謊，對於我更不好意思的。不怕他不來。你們著的哪一門子的急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便動手扮戲。管事人道：「胡二老闆雖說准來，只此時還沒看見他這個人，您老早的把戲扮

上作什麼？等我們商量著墊一出。」三勝搖搖頭，說話間場上已經完了。三勝道：「我且上場去敷衍著，等公主扮齊了，給我送信。」便從從容容緩步登台，念完了引子，喜祿方才進來。聽得《探母》已經出場，問道：「有人抵這公主嗎？」管事人道：「沒有人抵，餘三爺說他有辦法馬後，請老闆趕緊的扮戲吧！」喜祿笑道：「餘三爺真是個乾這個的。」叫跟包人打水洗臉：「咱們扮戲。」當下脫下大衣，露出一件西湖色的縐紗小襖，把一條黑亮的辮子挽個髻兒，在那自帶來的磁盆內忙忙的洗完了臉。聽那三勝還在場上拉著工夫念話白，不曾起唱。喜祿道：「餘三爺好熟的《金槍傳》，他給楊家表開了功啦。這個弄法，我扮十個也來得及。」跟包人支好鏡子，喜祿在梳頭桌前坐了，自家打開粉盒，慢慢的搽了粉抹好胭脂，貼好水鬢，戴了網子。跟包人取過現成的旗頭，交梳頭人給他戴好，插了花兒，用簪子點了點唇，換了花盆底兒的旗下女鞋，穿了旗袍，才算打扮停當，已是好半天。管事人走上台去，在餘三勝身後，悄悄的說聲「齊了」。三勝方才叫板起唱，又添了好幾十句詞，喜祿倒等了他兩三分鐘，方才出場。

管事人坐在那裡發開了議論。一個道：「難得餘三爺真來的快，成本大套的背楊家將，真虧他記的不差。但只有他這個聰明，卻也不行，還得有他這一條嗓子。這出《探母》帶《回令》，本就不是輕省玩藝，唱念本就不少。現在的唱主兒，減還減不及，還敢說生添？若坐完了宮，就把嗓子弄乾，底下可怎麼辦？再者有餘三爺的嗓子，也還得有餘三爺的人緣。若換一個不相干的老生，一個人兒坐在那裡倒糞，前台早開了鍋了，非但開鍋，要放在後半工兒，只怕還要開開。」一個道：「餘三爺的戲詞，素來就比別人多，那《鳳鳴關》趙雲表功的『二六』足足實實一百多句，換個主兒誰也了不下來。《上天台》『孤離了龍書案，』也是一百二十句。《托兆碰牌》的『反二簧，也是百句開外。連著一出極不要緊的《斬李廣》，還要唱三百六十個『再不能』。你道他凶不兇？更加著餘三爺的靠把戲，也實在不含糊。那出《雙盡忠》，李文中箭死了，他李廣哭屍的那一場，兩手舉著個小生，唱那幾句哭腔兒，誰也不行。」一個道：「餘三爺也很能開攪，那日四個手下，三個站在一邊。餘三爺走上去，把那站錯的順手拉過來，當時抓詞，唱的是『老夫出兵運不佳，一邊一個一邊仁，擠眼努嘴全不懂，還得老夫用手拉。』這個『仁』字虧他想。他唱的是咱們京裡的小發花，要一真唱中州韻，就不合轍了，惹的台下人大大笑，你看他攪的好也不好？」一個道：「餘三爺這把唱，只有唱小花臉的劉趕三學得最象，不枉叫作趕三。那三慶的盧台子也學有個八成兒。京裡唱戲的，就得數著餘三爺和程大老闆。至於張二奎究竟稍差，所以不能在大班裡混，只好同後奎去起那個雙奎班。那個張喜子卻也不錯，但火候到底不行。張喜子這小子，羨慕的是從前米喜子，他哪裡夠得上人家那樣資格？」一個道：「餘三爺也不能全沒錯處，那一次在四喜班走外串，念了個別字，被張奎官那小子題詩一首，罵了一頓，他老人家也算攪了。」一個道：「張奎官大名叫做張勝奎，最不講戲德。咱們戲鋪裡唱老生的，好幾個姓張的呢。張二奎、張奎官、張喜子，從前一個張三元死了，卻又出了一個張三元，同名同姓，都是硬裡子。這幾位張爺，各有各的好處，要看開攪，可是誰也攪不過這個張奎官。」

少時戲畢，管事人已將次日戲目排出。郝藍田仍派的老旦戲，從此他與老生不相干。三勝派了《鳳鳴關》，喜祿派了一出《因果報》。

喜祿道：「這戲我向來不唱，咱們何妨改一出？」管事人道：「今日不是餘三爺，您便算誤了。我們不罰您的香，您怎麼倒駁我們的回兒？一個唱青衫子的，還能說不會唱《因果報》嗎？」喜祿想了想道：「依你們就是。」當下各自歸家。

次日，喜祿進了戲房，洗臉擦粉，梳好大頭，在那大頭上面，留了一子兒頭髮披散著，鬢邊戴了鬼發，穿了青衣，把戲扮好。有那旦角行的管事人走來道：「胡老闆怎麼混改扮相？快洗了粉拿彩筆勾個臉。剪個紅紙舌頭帶在嘴上，才合規矩。」喜祿道：「那買糕乾的一場，小花臉唱的是：『今年走的桃花運，月裡嫦娥降下塵。』那樣一扮，豈不攪了？」那管事旦角無言可答，只得走了。此時上面那出還沒有完，喜祿坐在那裡等場。孫春山進來道：「新鮮，新鮮。你怎麼想起這一齣戲來了？」喜祿道：「管事人死乞白賴派的，不能不唱，我實在不願意來這一出。這是一出壓運的玩藝，和花旦的《陰陽河》一樣，我連徒弟還不叫他學呢！」春山正要答言，場上起了走馬鑼鼓，跳起韋馱，喜祿知道已經改了戲，是自家這一出，忙忙的奔了上場門。春山也回了前台，走歸官座，這日他是客人，那主人便是郝藍田說的那個李家瑞。春山坐定，看那邊有幾個久慣聽戲的，把帶來的小孩子眼睛遮著道：「你不要看，這戲裡有女弔死鬼，披頭散髮，滿臉是血，吐著極長的舌頭，好不兇惡。」小孩聽了正害怕想走，不料喜祿出場，竟是一個絕好看的小媳婦兒。那人才把小孩的眼睛放開，不去遮攔。喜祿這齣戲，不但扮相與眾不同，那段「反二簧」唱的腔兒，也十分別緻，把個孫春山直聽得如飲醍醐。

《因果報》唱完，便是《鳳鳴關》。李家瑞對一個客道：「古人的傳不傳，也是有幸有不幸。《季漢輔臣贊》中趙子龍、陳叔至共在一篇，小注道是『叔至名到，汝南人也，官徵西將軍，名位常亞趙雲，俱以忠勇稱。』可見趙、陳是一流人物。至如今子龍大名與日月爭光，婦孺皆知；叔至名姓湮沒不彰，豈不可歎。」那個客道：「這陳將軍是關公部下的人，正陽門關帝廟內旁邊六員站將，舊日都有神牌，左邊靠裡一位，就寫的是蜀漢陳到將軍。」家瑞道：「叔至曾作壯繆的屬下，容或有之。只正史中卻無明文。」一個客道「趙雲一生都是用槍，怎麼這齣戲，用起刀來，未免不對。」家瑞搖頭道：「你說的是《三國演義》的語，要考正史，也不曾說過趙雲用槍，只張桓侯當陽之役，橫矛拒操，是本傳中有的，其餘都不曾說到兵器。《吳志·魯肅傳》寫益陽之役，關公操刀而起，是壯繆用刀，還有些來歷。只那陳懋仁《庶物異名疏》載著壯繆青龍偃月刀，一名冷豔鋸，卻也是敷陳演義之辭，並無古據。」一個客道：「關張趙雲都是文武全才，真極一時之盛。」春山道：「依我看，餘三勝又能唱，又能打，也算是善武能文，春台班的人才，也叫不弱。」眾人一齊大笑，都道：「這話講的不差。」